

短篇小說
竹篇

短篇小說組評審感言

● 蘇偉貞

世紀末文學星圖

一九〇二年世紀初，梁啟超創辦《新小說》，主導小說的文學首席地位。梁啟超認為：革新小說對於革新一個民族的民眾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胡適則提出「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強調文學與時代的並時關係。

時序到了二十世紀末，小說所銘刻的時代經驗，已然架構出一個龐大的民族版圖，因此注視小說書寫的發生，我們不難了解與明白這一代的事。而我們對待這些發生所持的態度則影響了我們思考小說的標準。

以今年作品進入決賽有三十一篇之多來看，充分說明了評選標準及創作的多面向。當然這也必然使得每一位評審委員思考並且決定他心目中得獎名單的困難度。因此審視這次得獎作品三篇正獎及三名佳作，愈發能浮現這些作品得獎所代表的意義。以個人擔任多次評審的經驗來說，我們必須說，不僅參賽作品形成的趨勢年年在變，評審思考也在變。

我們不妨以這次得獎作品作為比附。今年第一名作品〈夏娃，一個午後〉，第二名〈巫夜情釀〉，第三名〈賣菜華仔〉，佳作三篇，分是〈鯨面〉、〈暮情〉、〈最初的涉渡〉。

如果作一個概約式的分類，我們不難發現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易裝在台北出現。〈夏娃，一個午後〉、〈巫夜情釀〉、〈最初的涉渡〉都有著比例上的相同成分。而這類小說所提出的問題，他們說著共通的語言，往往與現代人生活困境有關。無論就創作的文本或形貌都有種時代感，重複看見某些女性角色、價值觀、生活的組合……層層反映了當下的社會內容。這些瑣碎的發生，未必是重要的，卻形成一種書寫

的情調，我們要說，這樣的情調，使得現代人在閱讀上，較容易產生共鳴。

<賣菜華仔>、<鯨面>、<暮情>時代表了一種傳統式的寫實風格。<賣菜華仔>中對小人物的著墨，延續了對小人物的同情風，帶有些微嘲諷，卻不傷人。<鯨面>的出線，是另一種收獲，彌補了長期以來本土創作一直缺席的原住民書寫。<鯨面>所鋪排少數民族的神話信仰與不同族群的隔閡，帶著異國情調，也有著異國情調的吸引力。我們期盼這是一個長久的開始，而非偶然的出現。<暮情>的老芋仔與紅包場則十分微妙地平衡了<賣菜華仔>的台灣鄉土人物與<鯨面>的原住民題材。老芋仔及紅包場的式微，可以說反證了時代潮流，是<夏娃，一個午後>的相反思考。一直向潮流走去的新人類雖然處處困境，而一個向回憶探訪的老人類，他們的適應問題，無疑將他們推上真正邊緣人地位。兩者都是文學素材中不可輕忽的角色。

綜觀今年六篇得獎作品不僅記載了世紀末的文學星圖，也代表了今年參賽作品的特質與成績。更正面回答了胡適「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時代與文學的思考。

新女巫

——評<巫夜情釀>

乃文釀人生的酒，通過愛和記憶，當乃文法力越來越深，她成了一個女巫。

我們很難想像是誰給了這個時代乃文這樣的女性，和男人相處她心觀眼，眼觀心兩者皆明亮，思索愛之苦卻毫無怨氣；人生態度上志氣地半工半讀專科畢業續修空大，由線上女工走到勞方代表之路，仍保持企盼工作時聽到「不期而遇的歌曲跑出來」浪漫情懷。

一段乃文從來不願意說清楚的模糊「大衛」戀情，她選擇在心裡永遠留一個位置給他，意識到他用「蠍子」調酒在一個月夜對她施了魔咒，她得經過練法，才能生出力量將自己由他身邊抽離，因為她要保持一種尊嚴。那已不全然是工作和愛，事情在乃文身上發生，她使它成為生命的藝術。一個現時世界新生出來「不期而遇」的純粹的女性。一個有法力而自我約束的好女巫。

作者不僅僅單純說故事，更形塑了一個讓人難忘的新女性。

廣告迷思

——評〈夏娃，一個午後〉

我們在小說最後，通過一位廣告攝影的描述，看見這個時代的廣告之重。

是誰給了這樣一種權力？讓我們活在一個物質的世界？我們一律看到廣告才知道自己要化什麼妝，使用哪種色彩，我們在「宣傳」中開始一天，甚至一生。女人聽說了「女性主義」，才去表現它。於是我們穿著灰色套裝代表女性主義的衣服；我們透過電視上介紹寶物的節目，以一個早期的名牌皮包，理解收集的意義；幾乎什麼樣的東西都有人收集。衣食住行娛樂國際時尚雜誌麥當勞……我們怎麼樣去生活成為一件最不具自主性的行為，而那是我們個人的一生啊！世界在有廣告和廣告文案以後，成為一個大集中營，我們是廣告的奴隸，這個世界再沒有角落，都市更嚴重，有人就是要把商品賣給你，大家成為購買慾的動物。

面對充滿物質世界的迷思，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作者巧妙地以廣告文案開始每一段，現代感的視角和內容，無異是一篇帶動新主題書寫的小說。